

从小汤山到火神山： 厦门医生侯立朝师徒先后上“战场”

□ 蔡樱柳 易福进

2月2日,大年初九。

还在抗疫一线的侯立朝教授,接到一个好消息:去年刚刚从自己这里毕业的博士生李玲(化名,因有关要求),有一篇科研论文被国外某权威杂志接受了。

他毫不掩饰心中的喜悦,马上给李玲发去邮件,告知这一好消息。

但令侯立朝更为惊喜的是,他接到了这样的回复——“教授,我已经收到您的邮件,竟然在我到达武汉的这一天,文章被接受了,让我很惊喜,也很意外,感觉是在鼓舞我的斗志,让我相信只要努力,人定胜天。我们到达武汉后,稍作休整,现在在去火神山医院的路上。”

侯立朝教授是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麻醉科行政主任、厦门大学医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领导小组副组长。李玲于2006年在第四军医大学攻读硕士,指导教师是侯立朝,2016年又考入他的门下继续攻读博士。

17年前,他也如现在的李玲一般,是一名军医,一路逆行,从西安飞赴北京,在小汤山医院重症监护病房工作,战斗在抗击“非典”疫情最前线。

17年后,他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最得意的女徒弟,以北部战区某医院急诊ICU一名医生的身份,接受征召,紧急赶往武汉,驰援火神山医院。

从小汤山到火神山,跨越一千多公里,时隔17年,师徒二人,以最美的逆行姿态,将医者与战士的使命,一路传承。

火神山医院,对于侯立朝来说,是陌生而又让人牵挂的地方。那些早已尘封的记忆,一下子撞开了他记忆深处的闸门,如洪水一般涌出来。

“她的请战出征,对我来说,是最好的礼物。”侯立朝说,战士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但可以主动上战场,可以全力以赴去战斗,这就是使命,这就是信念。



侯立朝参加抗击非典胜利表彰会



侯立朝正汇报发热门诊情况

严师如慈父

一向严厉的侯立朝,此刻俨然忘记了辗转病区的疲惫,如慈父般地嘘寒问暖。

“保重自己,不要恐惧,按规定动作来,注意保暖和通风。”侯立朝很清楚,李玲此行可能遇到的艰难与危险。

到一个新的地方,这样一所新的医院,去面对这样的疫情,对于一个女医生来说,等待她的,不仅有需要急救的病人,还有一路未知的非常困境。

17年前,那也是一个春天。那年,侯立朝是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麻醉科重症监护室的一名军医。当那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无情地袭击着毫无准备的人们,大家无不感到诚惶诚恐,心有戚戚。这是一场可怕的梦魇,至今让人不寒而栗。

“和现在差不多。”侯立朝说道。“非典”从广东逐渐播散到了北京。北京告急!中央军委发出命令,从全军各医院紧急抽调医务人员组建“解放军北京小汤山非典医院”。面对这次没有硝烟的战斗,毫不犹豫地,侯立朝第一个报名参战。

但他之后亲眼见证了,疫情发展得比较严重,甚至不少医务人员被感染后也倒下了。想到这,侯立朝不禁又有点担心,“保重,保重!”

“教授,请您放心,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也是侯立朝对这位女徒弟引以为豪的地

方,她总是充满乐观,一旦选择了必义无反顾。

为女弟子自豪

忙碌的侯立朝,现在始终牵挂着那片神秘的“火神山”。他知道,自己一个男生,当初做决定都艰难,何况一个柔弱的女子。这样的决定,实属不易。

“我当时报名回到家,怕爱人担心,就说近期要去外地学习几个月,让她去给买个行李箱。”侯立朝说,深夜里,自己辗转反侧,最后还是对爱人道出了实情。

当时,妻子的眼泪就下来了。轻声问:“孩子还小,家里还有老人要照顾,能不能不去?”不能,是他唯一能给出的答案。

其实,侯立朝的爱人知道,他是有可能不去的。出发前的健康查体时,他的两项转氨酶指标是异常的,都在100以上。医院保健科主任也给他打来电话,说可以上报院方,拿掉名额。但他去意早决,立刻说服主任,请他不要上报。这个“前线”,他去定了。

两天后,侯立朝告别家人,和西京医院54名战友一同启程飞往北京,成了小汤山医院首批1200名医务人员中的一分子。直到半个月后,母亲才知道了他的去处。老人家是一位老共产党员,鼓励他说:“男子汉要有担当,为国奉献光荣!好好干,孩子!”

现在,侯立朝特别理解当时母亲的心情,就像现在他对李玲亦师亦父般的关爱与牵挂。

难忘“非典”奋战

来势汹汹的病毒,不可能给侯立朝和李玲这样的医生更多的选择。疫情就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

从春节计划远行到退掉机票回到工作岗位,每天从早到晚,侯立朝从翔安医院到厦大医院、厦大思明校区,从培训会到发热门诊,从市区会议到学校工作小组例会……

“我知道,有纪律,不能多说。”侯立朝总想保护自己的学生。他知道,此时的学生,正在争分夺秒与死神抗争,自己最大的支持,就是精神上的鼓励和默默的关爱。

他没有具体问李玲现在在火神山医院做着怎样的工作?火神山医院情况怎样?但他一打开微信,总会在第一时间去看这位女弟子的朋友圈。她的微信朋友圈未提只言片语。但他想,一定是和当年的他一样,紧张有序地在抢救患者,一如17年他在小汤山奋战的场景——

当年,自己来到北京,乘坐大巴从机场赶往驻地的过程中,一路上看到街上渺无人迹,开卡车的师傅也戴着口罩。侯立朝和他的战友们神经也迅速紧张起来,因为这将是一场非比寻常、荆棘载途的硬仗。

到达小汤山医院,自己随即被安排在重症监护病房工作。他犹记得,当时医护人员进入病区,就要戴三个口罩:两个厚厚的棉纱口罩和一个N95口罩,戴上后基本处于“低氧”状态。第一次进入病区时,就感觉像闯一趟鬼门关。

口罩、护目镜、隔离衣,在层层防护下,只能看到医护人员那一双双闪亮的眼睛。在小汤山医院的一个月里,侯立朝所在的重症监护病房收治了7例重症患者。在他离开时,7个人中只有一个是抢救过来的,其他都离开了人世。

那时,侯立朝多次申请承担气管插管等高危工作,将生死置之度外,是哪里来的勇气?他笑着说,这大概是勇者无畏吧!

“在小汤山,因为人员有限,一次值班大多6小时,穿着厚重的隔离衣,对大家的身体素质是一个考验。同时,对大家的心理素质也是一个考验。”侯立朝说,6位患者的过世,对他们情绪上的打击很大,“医生是救死扶伤的,然而病魔面前,有时,我们也无能为力。”

侯立朝为一位过世的患者送过行,“要先把逝者的七窍处理干净,再用消毒液擦洗身体,裹上裹尸袋,喷洒消毒液,再装入收尸袋。”他说,这个过程中,那种无力感让他感到窒息。

期待平静地结束战斗

此时,十几摄氏度的厦门,风往脖颈里灌,让侯立朝觉得这个春天不同以往的寒冷。现在,他不仅关注武汉的疫情,还关注着武汉的天气、武汉的战友。5℃,火神山,空气指数:良。

他又忍不住想给徒弟发个信息:注意安全,注意保暖。

“她是很正直、很踏实、很能干,又很拼命的一人。”侯立朝回忆道,难能可贵的是,硕士毕业后回到部队医院,尽管在急诊ICU的工作很忙,李玲还是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科研工作,也发表了文章。

“她的孩子还年幼,上面也有老人要照顾,大家都盼望着她能早日归来。”侯立朝说。

正如他在北京抗击非典的最后一月:2003年5月19日,北京“非典”新增病例数降至个位数;6月10日,北京连续三天保持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既往疑似转确诊病例、既往确诊病例均为零;6月20日,小汤山医院最后18名患者出院。学校复课,企业复工,只是很多人夏天还愿意摘下口罩。

侯立朝希望,病魔早点被战胜,一个月后,李玲就能凯旋。就像当年他那样,待到战斗结束,来到玉渊潭湖畔,只见樱花竞相绽放,分外灿烂…… (选自《思明快报》)

福建医疗队 14天治愈 42人

□ 陈苑

“感谢福建人民!感谢福建医生!”2月11日,是首批支援湖北的福建医疗队接管武汉金银潭医院的第9天,当天下午,他们所负责的两个病区10名病人顺利出院,这也是他们接管金银潭医院以来出院人数最多的一天。

据透露,自从他们接管武汉金银潭医院以来,每天都有3到6名患者出院,而2月11日出院患者人数最多。截至目前,14天共治愈出院了42人。

福建医疗队队员厦门市海沧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林勇告诉记者,队员们若轮到夜班通常是12个小时,为了更充分地了解患者的救治情况,队员们都会提早一小时到岗交接。“夜里查房时,当我看到很多患者病情好转,不再发烧了,心里就感觉暖暖的。这

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鼓舞和肯定。”

让林勇印象最深的是,在他巡房时,一位老年患者激动地竖起大拇指,“我赶紧双手竖起大拇指,点赞回应他。”之后,老人双手撑床颤巍巍地坐起来,挪到床尾,然后用右手大拇指往林勇竖着的大拇指上重重地碰一下,“这是一种充满信任的碰撞,就像篮球场上团队精彩配合后的庆祝。”

这里有诗

“……时光也许带走你神秘的容颜,但我永远记得你那双可爱的眼”35岁的患者W先生,为管床护士范锦哲写长诗《神秘容颜》发微信圈。1997年出生的范锦哲是厦门市儿童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急诊科护士,2

月4日出发参加支援湖北抗击疫情工作。征召通知来得急,接到任务时,科主任、护士长和范锦哲沟通,话都没有说完,他就连说三个“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由于时间仓促,范锦哲个人物品都没有准备齐全就匆匆出发了。

2月的武汉比厦门冷得多,但刚结束忙碌工作的范锦哲却全身被汗水打湿,脸上露出深深的勒痕。他无暇顾及这些,他还要去关注病人的情绪和心理状况。

这里有舞

2月10日晚的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有些热闹,医护人员和患者一起随着音乐《火红的萨日朗》跳起了欢快的舞。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士谢昭端也在其中,为此她还利用休息时间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内,患者拍下厦门医护人员的照片作为纪念。右为谢昭端,中为范锦哲

店房间练了几遍,她说:“照片和视频都是院内患者们拍下的,有位大叔特地跟我说,要让家人看看照片记得我们,特别感谢我们千里迢迢来帮他们。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放松方式,给患者传递战胜疾病的信心!”

这里有歌

“不管相隔的距离是长或是

短,能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快只想慢……”

福建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赵贯金在巡视病房时,隔着厚厚的防护,听到有歌声传来,有点像是幻觉,但又那么真实。循声而去,原来,是09床的老太太,躺在床上唱歌。

老太太唱的是《山楂树之恋》。“我也不记得她唱的具体词句,但我却又清晰地记得,那个优雅又带着颤抖的调子,深深地触及我的内心深处,就是那种超越了语言、文字、环境的震撼。10号她就出院了,或许我没有机会看到她了,我祝福她老人家安度晚年,不再忍受别离的思念,不再经历病痛的折磨。希望她能在自家的小院里,无忧无虑地唱着她的《山楂树之恋》……” (选自《厦门日报》)